

三續金瓶梅

卷四



三續金瓶梅卷之四

訥音居士編輯

第十六回

採蓮船舫歡娛 七夕節開巧穿針

詞詩不錄

話說這日到了六月初六日是馮金寶的生  
日因喬大戶庄院里有通河的一道蓮花池  
子此際紅白蓮花勝開借了兩隻漁舡搭上  
布蓬挂了彩袖柳陰下有一個草圍歇打掃  
乾淨擺上桌椅鋪墊請下衆姊妹採蓮耍子  
這里官人在翡翠軒擺筵預備了南北筵席

喬大戶吳二舅希大常崎第大幹子二幹  
子應二娘子鄭三姐段大姐各有禮物大戶  
娘子宅來在家等候晌法院里的李桂姐吳  
銀兜鄭愛香鄭愛月董橋兒韓金釧也有礼  
物衆客列齊讓列翡翠軒摆席西門慶出了  
坐老孫祝麻子沒趕了來官人巡了汪春鴻  
文珮李銘吳惠琵琶孫弦合演小曲南曲兒  
溪邊堂客在玩花樓摆汪衆姊妹都是紗衫  
紗裙打扮的如夜似玉四个家樂都是帽圈  
短衫魚婆打扮月娘安了席金姐拿了汪下

面掉唱起来九腔十八调曲词代戏十分熟  
闹了环模拜都与金姐噙了头大家跏坐闹  
怀畅饮李桂姐道今日是六娘的好日子我  
们弄不了客咱们大家好工的唱几个曲兜  
歌案位娘说着拿起琵琶来定准了弦与吴  
银兜合唱了个喜千秋爱香与爱月兜合唱  
了个一朵红云董娇兜与金钗合唱了个棒  
寿袖把金宝喜了个事不有他家女客又搨  
了一回拳拿上饭来上了羹汤点心大家吃  
罢漱了口斋大户差人请看莲花去月娘道

就去事不宜遲大家採了肴鮮好吃胸酒春  
娘道要自採取我們得換衣服月娘與衆女  
客道很好我們在此恭候藍姐說大姐已與  
壽星尾已陪著太太們坐上了我們換了衣衫  
就來說罷各自回房重勻粉面復對妝台鏡  
了袖篋換上了漏地紗衣配著顏色穿了打  
扮的花枝招展後俏風流一齊來到席前衆  
女眷奉目一看見春娘穿著藍皂紗敞衣白  
絨紗裙子大红緞鞋繫著桃紅汗巾藍姐穿  
著銀紅生紗敞衣青線紗裙子瓊瑰紫弓鞋

繫着月白汗巾黃坦穿着紗帔西紗敞衣白  
庫紗裙子大紅花鞋繫着石榴紅汗巾屏姐  
穿着菱葛紗敞衣青銀條紗裙子真紫緋鞋  
繫着蕤菜帔汗巾都是沔頭花翠金玉釧釧  
一齊走來纔咱們去罷衆人跣起纔是時候  
了于是下了玩花樓過了假山留下僕婦們  
看家代了大小丫環都是穿紅挂帔着紫被  
藍揸扶着步出大門家女眷來到了喬家仁  
人引路僥遇了大廡進了穿堂出了南門才  
看見蓮花氎子大戶娘子迎接了說久等多

時讓上了草團，歎叙禮，坐下了。環按次，連了茶，衆人奉目一看，果然好一片蓮花，紅白相映，荷葉重叢，怎見得有詩為証。

移舟水濺差，綠倚攬風多。柄上香

多謝浣沙人，莫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大戶娘子道：船已預備妥了。那位愛蓮花歌，足了，隨意玩賞。春娘說：我們四個人早商量了，同去採了蓮花，蓮蓬菱角藕來，與衆位娘們下酒。說罷，代了小玉、楚云、秋桂、珍珠兒，都是魚兒，兒來，拿了鼓板，箏笛，到了河邊上。



了船春娘屏姐代着楚云小玉藍姐黃姐代  
着秋桂環珠兒兩隻船八個美人船上懸花  
結果春娘打着鼓板屏姐吹笙藍姐吹笛黃  
姐吹箏每船兩個了環一個撐船一個唱着  
採蓮將紅撐列着花蕩里遠看着似仙姬下  
界神女臨凡這里衆梯女連声喝采大戶娘  
子道親家你看那紅蓮蕩里兩隻船上四位  
娘子代着這花朵般的四個女孩兒吹棹歌  
舞像軸面兒不像月娘說我看到像八個魚  
婆兒說着只見船從東回來了穿花分葉採

的那荷蓮亂舞搗了紅蓮又採白蓮了环使  
窈子釣了菱角又釣上藕來採了一回將船  
灣在柳陰樹下船上代的茶每人喝了一盞  
歇了片晌只听的笙笛奏動復又將船撐到  
河心唱了几摺曲子撓過了一片葦塘復入  
荷花蕩里又摘了许多的蓮蓬荷葉水氣蒸  
熱用宮扇搖涼須臾採畢船撇了岸了环每  
人都拿荷葉托着蓮蓬菱角藕搗楚云扛着  
一把紅白蓮花一齐上岸衆人都跣起赤大  
户娘子道四位娘子辛苦了春娘说这才有

起說罷接位坐下了環遞了茶大戶娘子道  
快把採的蓮蓬藕洗淨了切了來擺上汪先  
把菓碟子放上斟酒來衆女眷說忙什麼大  
戶娘子道都餓了先解上暑說着斟上酒大  
家通飲月娘道四個大丫頭你們還唱几摺  
教親家太太四人答应唱了兩枝昆腔又唱  
了几个大曲子衆人泛草圍歌四下里觀看  
綠樹紅蓮小橋碧水十分清目大戶娘子道  
衆位不必回去了就在這里吃飯罷月娘道  
還請親家過去大戶娘子道我已預備下了

那里不是吃拘泥了到不乐了于是众人都  
坐下说快摆饭下边答应吹口之力上了四  
平八稳的筵席又斟上涇月娘道礼送外来  
到叫親家费了事了饮了一回涇上了凉菜  
点心大家吃了饭小玉楚云秋桂珍珠兜每  
人一把红白莲花唱採蓮歌舞了一回花香  
氣扑鼻唱畢大户娘子赏了四碟肴鲜大小  
了頭们吃了噎了以月娘说天晚了我们回  
去罢大户娘子留至再三春娘说家内还有  
人呢十分晚了到像我们躲了是的又给火

戶娘子道了謝家親眷姊妹們都告辭回家  
不在話下日月如梭不覺過了一個月到了  
七月初七日家上過巧節看牛郎織女星會  
鵲橋緣吳月娘這日起遲了忙梳洗已畢要  
燒香去小玉說娘忘了拿了月娘說忘了什  
應事小玉說今日是七夕節咱們不乞巧應  
月娘笑道虧你說險些兒忘了快請家後娘  
們去商量了好辦理小玉答應往各屋里去  
了不一時眾姊妹列來春娘說我才往楚姐  
說要來題撥大娘怕姐上忘了小肉兒与我

打賭說大娘忘不了若忘了輸給我三日不  
准進屋子話未了把楚云臊的面紅過耳半  
晌說大娘別信這個話我姓娘不是這樣說  
的月娘道這有什麼誰不知你是他的愛寶  
貝也值的臊的這應着可就別搶了你娘的  
差使你可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說的春娘  
笑成一團說大姐上耍痴了把入說苦了饒  
我說實話利把我繞在里引的大眾笑個  
不了金姐道大姐上原說的不是二姐上別  
着急我是知道的大官兒沒忘這事大姐上

我不敢說自淺娶了我們五個白担了虛名  
沒名甚事還都是黃花女兒呢說的大家笑  
個不了一齊趕着金寶打說我們又怎招你  
一捆柴都說上了春娘說別饒六了頭今日  
咱們把他交與牛郎收什收什就老實了月  
娘道說正徑話罷別悞了正事乞巧菖試二  
誰同巧在那里办好春娘說還在緊景堂大  
捲棚寬殿才招的了喜蛛兒來于是叫四個  
女了頭你們告訴袁碧蓮叫他預備五色線  
巧針盒昨日鄭媽上與紫燕擇了嘴辭了茶

房現今是如意兜管茶水叫他会上碧蓮脩  
下酸梅湯杏仁茶奶子酪大麥粥办下二十  
個菜碟子你们在大捲棚内放上八仙桌子  
我們坐着穿針在院中太湖石前放上大桌  
一枱摆个西灰甜灰山子桌上晒一盆水把  
春鴻囚根子文珮小狗肉叫了来叫他们唱  
南曲兜你们仍扮昆腔戲小了頭端茶迤迤  
妥当了来回話分派已畢各自回房重整雲  
髻復換衣裙打扮的油頭粉面点雅風流列  
了上寿会了齐同列聚景堂前西门慶也未



了說你們乞巧也不告訴我所見春鴻文珮  
說才知道趕了來晌午於是官人上坐衆婦  
妹按次坐下天香玉香素蘭紫燕袁碧蓮如  
意兜遙上梅湯杏仁菜菜大家吃畢了環仍  
桌上鋪了紅毡將巧針盒放在中央每人一  
分五色線乞巧針大家搶快穿了針繞起來  
親自送到晒水盆中漂淨水面現其指動怎  
樣合巧衆婦妹圍繞爭看只見巧針在水皮  
上亂動合了这个那个又鬧了看了半日見  
春娘的針与藍姐的針合了巧春娘大喜說

还是我们俩口子合的上除了大姐上你们  
都是我的通房说的大家都笑了官人说你  
们若是俩口子把我放在那里春娘道把你  
放在山里不处也叫人麻辣着吃了官人笑  
说小油嘴你是萝卜菜子沟天飞说的大家  
笑个不了才入席摆上菜碟子把酒来斟下  
边四个家乐琵琶箫笛吹弹起来唱了几枝  
昆腔春鸿文珮唱了几招南曲兜家栲栳猜  
拳行令畅饮多时月娘叫了环看口有了烟  
了定有罢了环跑到太湖石灰山上一看齐

嘆道果然有了兩個蟋蟀兜在那西瓜上微  
呢衆人一齊出席來到瓜桌上一看見兩個  
蟋蟀兜一來一往在瓜山上微了個小圓月  
娘甚喜說這也是個聖意吩咐了環不許動  
他到晚散時送到二娘樓上去這是他們的  
喜事看畢復又入座大家开怀暢飲講論半  
部織女的故事說的入了港三二兩上出了  
席攜手扶肩信步閒遊說到晚上咱們看天  
河怎應個鵲橋影兜這里西門慶見碧蓮如  
意兜端茶遞盃打扮的秋眉妖眼眉來眼去

起不妨与如意兜愁着碧蓮嗽嘴如意兜会  
意把碧蓮代出去了官人畧坐了一坐推淨  
手往如意兜房中来果然碧蓮在那里等候  
忙進房中如意兜就踏了官人把梯人抱住  
说我兜想殺我了碧蓮说看人来西门慶把  
门闌上捋梯人拉列床上鱼水和偕陽台楚  
梦正在雲雨之間不想珍珠兜唱乏了出来  
小解信步走至如意兜窻下見闌着门只听  
房内有人说怪珍珠兜止步没窻缝里烤着  
見大官人与碧蓮正幹的好只听官人说那

個娘疼你碧蓮道都待我好就只六娘難纏  
官人說怎見得碧蓮道捻皂給過好臉常吃  
魚代刺的前者芙蓉兜不是樣子他們了頭  
洒了茶燙了小姑娘芙蓉兜說了句好話叫  
六娘罵了个狗血噴頭不知那一天才找着  
我哏西門慶說我也聽見奶子說了可怎成  
樣你們看着我罷他果容不下你們我明日  
就不理他了碧蓮道爹要作主兜我們就好  
了已休再是言語只听的床响氣喘之声环  
珠兜一声也無言語捏足蹣跚回大捲棚來

这里二人事畢忙出房來見主人西門慶往  
前邊去了碧蓮老着臉仍來聚景堂看茶家  
掃抹完了淫令又叫春鴻文珮唱了几摺月  
娘道他爹不知那里去了这里凉了你们到  
我屋里咱们吃饭去罢春娘说狠好屋里到  
底暖和咱们走罢家掃抹一齐跣起往月娘  
房中來了环放了桌子掃抹们挨次坐下摆  
了许多的嘎飯斟上金華酒又飲了一回上  
了羹湯点心吃了飯了环遞了茶散坐閒談  
金童一漱口酒往上雞跑到院中吐了一地

月娘見他醉了說咱們散了罷好叫六姐回  
去歇息春娘說也不早了我們也家去于是  
各自帰房不題这一來晴天生雲霧平地起  
風波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珍珠兜舌釵殺人

胆抄記主僕獻媚

荒言莫叙

且說珍珠兜揸着金宝回到樓上喝了茶金  
宝說爹往那里去了珍珠見道還題爹呢今  
日怎影兜惹了一肚子氣金宝說什应暗氣

珍珠兒說將才我們唱乏了到院子里教七  
忘心中走到如意兒樓子門口見潤着門听  
見里面有人說話我從窗縫里往里一看原  
來是爹与碧蓮樓子有事呢我才要走听见  
爹问他那个娘疼你他說都待他好就是六  
娘难纏爹问他怎見得他說娘從忘給過他  
好臉常吃魚代刺的說奶子芙蓉兒就是樣  
子他們了珍洒了茶湯了小姑娘奶子說了  
句好話說叫娘罵了个狗血噴頭說不知那  
一天才我着他呢爹說也听見芙蓉兒說了



爹又说可怎应样叫他们看着爹罢说娘若  
容不下他们到明日爹就不理咱们了碧莲  
答应说咱们爹要给他们作主兜他们就  
好了金宝说还说什应来珍珠兜说再老活了  
这帮人不听便罢听了这一片舌只气的  
目瞪口呆说好养汉的淫妇你偷汉子我不  
管绝不该说以上拜送人我把你怎应了不  
叫那怪强盗与你睡了老脸的忘八蛋襟  
驮蹄马盖的娼妇我骂奶子与你那根筋疼  
你蔑他也罢了他是有钱的奶子会抱凤凰

蛋给他溜溝子还叫我函容着若不然就不  
理我狠好放着这娼婦养的他不是怕我我  
他应承可列要试上他也不知我是谁不叫  
他冒了魂也不怕我等那行貨子来了咱  
们再说要由着那浪蹄子就减了我这个沙  
子我可捺不下去别说你一个奴才老婆就  
是奶子他主子也不敢错教了我你们有錢  
又怎应样难道汉子就许你们把攬着应错  
打了法馬了大家駢兜大家駢别疑惑着有  
了个毛丫頭汉子给了臉就攬不下了越说

越有氣上了个渾身乱戰珠珠兜說娘看氣  
着了我也听不上才告诉娘大人不見小  
人過知道他就是了金宝说好孩子我疼着  
了你了你若不告诉我还当他们是好人呢  
已必更要留神若有什事故你先告诉我已  
不難為你自今日起你跟着我睡明日他来  
了我讓你咱們搵要把他們襯下去才出这  
口氣說着閒言大罵碧蓮芙蓉兜不了罵教  
多時忽生一計說我的兜我明日把你打扮  
的好上的教給你一身本事要把他罗住自

投羅網珠兒說有什應妙法金寶道若要  
買住他先要把他的心拴住了要將他的魂  
拘吊了要把他治住用我們行院的本錢  
必須柔情軟款叫他貪恋了風情才能把他  
襯的過來珠兒說怎應个辦法若能替報  
出了氣毫不從命金寶說第一要孝傳情旁  
俏招他再要孝輕狂虐浪拿他總要多喝法  
把臉蓋住了他要怎應樂就由着他要演成  
了干般喬浪萬種輕狂一日要有三遍的量  
兜一箇要有通宵的藝業再加上裊邊言語

百般的还奉睡情的本事出不了那二十四  
样只要攢拉叫他眠思梦想李会了凭他铜  
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汗也跑不出咱们的手  
咱们娘兜俩还弄不住他一个应要把他打  
住了惹什应褪不下他们去给他个金风未  
动蝉先竟暗算无常死不知那将叫他见了  
他们就黑了眼气也就气死了你说好不好  
珍珠兜听了说这利是个好方法说娘既这  
如此疼我就教给我李会了不是我的本事  
应但只是有见过那里李起金宝道要见

不难你把文珮叫了来我先孝个样兜你看  
我怎应着你就记着天下是难事只要有心  
人不知道的问我叔细仁的告诉你自己今日  
孝起不过十日管保都会了把个了头喜了  
个肩欢眼笑跪着叫文珮去了不一将文珮  
进房金宝叫把院门开了把文珮剃了个精  
光自己也脱了上下衣服叫环珠兜拿汤来  
二人虽肩叠股一逸一口兜喝了几中文珮  
道这是什吗事金宝说你不知道于是拿出  
平生的本事做出百般妖精叫环珠兜躺着

二人翻江撻海狂將起來把個坏了頭就腦  
斃了自起更狂至三鼓把文珮治的神魂顛  
倒難解難分金宝說會了应珮珠兜唇症都  
記住了金宝說這不過是大概細膩毒還向  
自己揣摩我們畧歇一還有几招要紧的再  
教給你說罷二人接抱著睡了珮珠兜著看  
好難過无奈只得咬著牙眼等著不過半个  
更次金宝先醒了把文珮弄醒倒搬柴復狂  
起來尚不足性又叫文珮孝演小庭花掃入  
才香汗淋漓舌尖冰冷只聞哮喘哈喘息之聲

才雲叔而散天亮了文珮那里起的來金寶  
灌了几口酒才下了床穿好衣服迎老人一  
踏歪斜踏之乎也捧人起來沒笑似着理足  
穿衣梳洗已畢把珍珠兜打扮的千嬌百媚  
渾身噴香自此日開口傳夜脫心授不上几  
日的工夫把了以教了一身武藝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里捉金烏  
事有湊巧可煞作怪这日西门慶從衙門中  
來將進儀門就遇見了珍珠兜冷眼一看見  
他形容打扮改了格式香氣撲鼻另生出一



番救捕心中一動暗想道這丫頭脫骨換了胎了忙問道你往那里去只見他滿臉陪笑眉目含情說一向未見爹才聽見唱道子聲音出來胸上說罷嘖嘖一笑官人見他軟語柔情愛的受不的說跟我來賸你娘去于是到金寶樓上梯人見他來了急忙迎接進去說貴人呀那陣風兜到保到此官人道一向有事未得看你今日名事在你這里吃一杯酒金寶說保到有怕不可你的口官人說那裏的淘話快放桌子珍珠兒說不是我碰見

又不知叫誰捉了去了。西門慶一失往金寶  
說道：我問你一句話，這了頭大改格式，怎應  
脫骨換了胎了。金寶說：怎應官人說行動，奉  
止比先大岔了好的了，不的長了，帶了金寶  
說：女大十八變，我利看不出來，說着上了一  
個攢盒，還有西瓜甜瓜，珍珠兒，挽起挽袖露  
出藕棒子，一般雪白的胳膊，十指尖上玉釧  
叮咣，斟上酒，先遞與金寶，又斟了一中，他  
先喝了一口，接住脖子往官人口內灌，又斟  
了一中，說：多喝個成雙的，中兒又放下耳挖

子来串了兩塊糖占枚堯說吃了這個補身  
子把個西門慶喜了个事不有餘說这孩子  
可是天然的聰明真長了見識了金宝說我  
們是灣刀對着軟切菜搵長了見識也跟不  
上人家三什成奉敬我唱几个竊曲兒与你  
老下淫珍珠兒遞過琵琶來婦人說休見笑  
慢吐較音唱了一个艷情曲兒官人甚喜又  
飲了几中只見珍珠兒扶着門框点手說爹  
快請这屋里一个白耗子洗臉呢哄的官人  
進内金宝也跟進來珍珠兒將門就关了撒

校撒痴说多想殺我們了那里的耗子我要  
吃你个啞上兜一面说一面把官人的衣服  
解開金宝说他既来了就别饒他说着金宝  
把西门慶剥了自己也脱了个精光二人雲  
而起来金宝向珍珠兜说你还不脱应饒不  
了他珍珠兜依言脱下三个人赴了个蓮床  
大会並肩疊股顛鸾倒鳳美不可言婦人百  
般迺奉把官人喜的心痒难撓正狂了两个  
特長金宝说暫且饒了他咱们还怎吃飯呢  
三人穿好衣服重斟美酒官人说这了頭那

里李的睡情兜比表子还好珍珠兜瞧了一眼官人说你会坐在怀里唱应珍珠兜说怎  
么不会于是软浓上坐在官人怀里唱了一个  
错情曲兜把西门庆都听呆了正在难解  
难分郑媽上说吃饭罢三人出外间屋里来  
上了坐摆了许多饭多是滋补的肉菜  
又饮了几杯菜汤吃了不多的饭点上灯三  
个人打牙讪嘴厮闹了半日官人说我困了  
利屋中畧合上眼金宝与珍珠兜那里肯依  
二人仍把官人利了自己都脱的是一絲

一奔上床放下帳幔這一陣更比先前列害  
恁見得有隨口吟一首為証

兩個佳人各逞強 謀成圈套哄才郎

枕上纏綿扣魚水 被中恩愛似鴛鴦

千般逆奉隨君喜 萬種輕調任意狂

今日同赴連床會 只為含酸蒸麪羊

一夫兩婦正狂了一夜日出三竿才穿衣下

床鄭媽上做了三碗腰子鸡蛋湯三人吃了

又喝了早飯梳洗已畢叫玳安備上馬代了

王徑往各鋪子里算賬去了在鋪中吃了飯

至晚回家仍到金宝楼上叫与芙蓉兜耍了  
奶服了一粒三元丹是晚更竟精神又狂了  
一夜直到天明三人打的如漆似臊寸步不  
離自此西门慶每日只在金宝楼上调皮的  
見了碧蓮就黑了眼这一日也是何当有事  
碧蓮的猫偷了嘴打了几下罵了兩句金宝  
听见了題目至晚三人狂至半夜金宝在  
被上搜了一片虚言说袁碧蓮日间指着猫  
罵了我上无言语那日我要打他使不得不  
得官人被轿人迷住也不问青红皂白说别

說你要打他就是要打我上也不疼婦人局  
了話次日早起來打發官人出了門把碧蓮  
叫了來說昨日你為什麼指着猫罵我碧蓮  
跪下說奴才不敢因家里养的猫偷了嘴打  
了几下並忘說什麼金寶大怒說你還要說  
什麼我把你這沒臉的娼婦駝跳馬蓋的襍  
種浪的你受不的拿着我當誰太歲以上動  
土把你這賄人行事赴上水的狗攪的賊弄  
汗老婆叫你試上我說着下了地拿起門闩  
來滿身亂打上的頭破血出腿也瘸了噯聲



不止金宝道你這浪淫婦弄漢豬兜怕我不  
怕碧蓮大哭說奴才敢不怕主子連上叩首  
沟地求饒金宝又打了几下碧蓮復又噏頭  
渾身亂戰金宝見他苦上的哀怜才出了氣  
說你這須要小心再有風吹草動仔細你這  
賊蹄子王八大蚤的皮滾出去罷碧蓮行了  
活金命水命跪下樓去毛故推了一頓打抱  
頭畢踉跄到家中氣了一場大病這一來畢  
竟又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潘道士驅邪除祟

孝哥兒初試東平

詞詩不錄

話說劉色胡秀投列西門慶家月娘派了差  
叫在夾道群房居住二人与來旺兒的住房  
一牆之隔因宋蕙蓮自縊來旺兒逃解徐州  
就把房門鎖了誰知女鬼冤魂不散鬧起鬼  
來每日半夜啼哭門窗亂响先還在屋內作  
耗似見有人來往常上擲磚擗瓦不收現形  
把胡秀嚇的不敢出屋子日夜睡不着叫王  
徑來作伴还是害怕劉色兒眼見一個黑東

西泐院乱院闹急了回了西泐院与月娘都  
不信官人道他没了几年没是动静怎应忽  
此闹起鬼来你们自惊自怪还不与我退去  
刘色不敢多言喏上而退走到屋内与胡秀  
瑞怨人说他甚的白原来少时是尾我若三  
眼见也不敢回人所共知说我自惊自怪胡  
秀说主人不管你我也是法只可躲避着小  
心为上过了几日的祭闹的紧了胡秀嚇病  
了不能当差月娘才信了叫伙出叫了刘婆  
子来与他送崇婆子看了说不是什应鬼他

是撞克了五道將軍給了硃砂符一道用涼  
水送下黃錢五疋東北送之大吉是夜更潮  
的不善只見一個黑東西滿院中啼哭一個  
火球兜漫屋內滾出跟着刘色乱轉他虽胆  
子大也定了主意要見官人奈西门慶与貴  
四嫂打的火熱三日不姓紫石街去白盼  
不来算了一天盼至日落見玳安笑着粘色  
進伙边去知是官人來了忙迤至大門請官  
人去瞧把了環们都嚇毛了告沂月娘少時  
西门慶進房說這也奇了月娘說既玳安說的

恁真你就看工去官人说豈有此理我送不  
信鬼既如此列要着工于是叫了刘色走到  
夹道内果见一个黑東西有一个蓝绿火球  
乱滚西门慶忙行几步大咤一声说与我打  
只見那黑東西緊跳几步進屋中去了官人  
说果然是鬼我错怪了你们了回到上房与  
月娘说果真有鬼我打量他们说臨話呢春  
娘说这可不是要玩的若不除了我们若撞見  
可了不向西门慶说不大紧我有道理即喚  
玳安到五岳观把潘道士请来叫他安坛设

醮穰解穰解自這除了玳安答症去了這里  
官人與春娘吃了晚飯安歇不題次日玳安  
回話說潘道士請了兩日來叫爹預備真降  
香箭頭砂海灯三盞柏油大腊一對新筆黃  
表搭一座法台徑桌五方以備拘神驅鬼之  
用西門慶說若是別人就要短了真降香詞  
你文娘有薛劉二相送我的要了米舖中的  
硃砂不好叫王德與任監官尋些箭頭砂就  
是了玳安答症叫搭綵匠買辦去了西門慶  
上街門理事至晚回家在上房安歇一宿晚

景不題次日清早搭樑匠來了在夾道里搭  
了法台進了桌帟先是伙居道挑了法器來  
鋪冰坭場用黃猪八杆黑猪廿四杆帟挂佛  
像設擺徑卷汝是潘道士代着十二個道士  
都是道冠鶴氅与官人稽首西門慶說老事  
不敢起動只因此房剛的日久不知是邪是  
鬼家宅不安請仙長念一卷經千萬驅除才  
好潘道說豈敢这是小道的本等但不知省  
力費力小道上台便知說罢淨了手上了  
法台搗去了冠兜披髮掌劍点上香燭海灯

要了一中淨水盥了三道符下面徑桌上打起法器未念了三遍徑潘道燒了一道符口中念亡有詞噴了一口法水只見一陣清風一塊白雲落在台前潘道不知說了些什麼又燒了第二道符少頃只見從屋內起了一陣陰風似有人在台上說話潘道秉正坐下問了半日不住的點頭又燒了第三道符又見一陣旋風一塊黑雲落于台上潘道說了幾句用劍一指向西南喝聲走雲時陰風就不見了潘道下了台住了法器西門慶讓至



出房坎出逃了茶道士道老爹萬安此事小  
道先拘了当方土地代了一个女鬼来说是  
老爹的僕婦姓宋名蕙蓮因自缢冤魂不散  
有永福寺雲遊和尚設醮超度大衆冤魂他  
被城門攔住不得脫生故此作崇河陽來例  
又拘了兩位拘魂使者將他代往東京脫生  
去了從此定上平安再忘甚事小道判斷如  
此未知是否官人說真神也仙也十年前果  
有此事若不虧仙長禳解做梦也不得知吩  
咐摆齋官人讓潘道上坐上了此真素筵席

把酒來斟西門慶再三的致謝連誇符咒如  
神道士說亦非小道之能乃先師秘授真傳  
齋星拜斗才能有驗法過三巡菜上五味潘  
道說今日觀中有人還愿不能久坐失陪了  
言罢告辭官人亦不甚留送至大門裏道士  
道了謝跟隨去了西門慶回到上房月娘衆  
姊妹都來道喜說是邪是鬼驅除了麼官人  
得宗氏寬釋不似脫生潘道薦接送往東京  
之故祈祝一遍衆皆歡甚才知就理說虧這  
道士若不驅除如何是好官人叫在翡翠軒

摆位夫妻今坐上了许多的嘎飯把酒来斟  
正值陽和天氣笑看那堯柳爭妍猜舉行令  
共賞春光正飲中洲王徑振说考二爹来了  
官人正衣出还讓至出考叙了礼春鴻文珮  
连了茶二官说小弟得了一角文书是今歲  
大比之年本省鄉试的送多少人咱们几時  
堂考官人说还早呢这是知会的文书等派  
出人未秋天再定西门慶说我们有一事未  
得见你考二官说请教何事西门慶说我们  
把第賣第付現在你衙门当了第級也好几

羊了現在我藥舖中老人他是我的陳夥計  
買賣在行甚說你把袖讓了我另挑一人  
充了節級豈不兩全其美二官說這有何難  
明日就叫他來另挑一人便了官人大喜即  
叫文珮擺酒二官說另日討擾我還有事呢  
言罷告辭起身官人說別讓走了二官說真  
有事不是公事还不能來官人也不強留送  
至大門二官回衙拙下不表日往月來過了  
端陽節不覺金風微動四野蟬鳴一日到了  
八月初旬聶先生叫胡秀請大官人說話胡

秀到了書房見了西門慶說先生叫請爹若  
無事說上話兒官人說很好我正要去說  
罷站起代着文珮往李房中來聶兩湖連忙  
迎接二人敘札坐下官人道老師呼喚有何  
見諭先生道豈敢請老爹不為別事只因小  
官人出念的好了四書五經都講完了文章  
也全了篇了詩詞都作的長了真字行書寫  
的更好我看看考的試了眼看就是科場何  
不考上看若能中了文章再念上出作文  
章奉人進士就都有望了官人大喜說既如

此这都是老師的成効小犬的造化才能以  
入考場先生道好說也是小官人的天姿才  
能教的容易官人道孝哥聽見了應孝哥說  
老師已告訴了只等見了爹正好作定奪官  
人道有什麼掣肘看了好日子收什了琴劍  
出箱上東平府赴試便了說罷告辭先生說  
慢在了往外所走先生送至月亮門西門慶  
來到上房見了月娘將孝哥出念的好了先  
生叫入場考試的話說了一遍月娘甚喜說  
既如此看个好日子就叫他考去若能中

豈不是家門有幸但他沒毛出過遠門必須  
看的當人跟去才好官人應先說交給我叫  
狀安你仝王徑預備行李催下頭口後日是  
黃道上吉又宜出行收拾妥當明日先在本  
縣教師衙門报了考會同各處舉子一仝上  
東平府考試狀安答應去了這里月娘收拾  
鋪蓋打点衣服整忙了兩日諸事已畢到了  
這日月娘五鼓起來看着裝了箱整頓了琴  
劍出箱備了送行的吃食佛前燒了香諸事  
齊備孝哥換了行衣拜了祠堂佛堂又拜了

官人月娘辞别了春娘蓝姐屏姐黄姐金姐  
家姊妹预备了饯行酒孝哥连饮了三中列  
了时辰代上状安王轿上了马家姊妹送至  
大门孝哥先到县里会同了各衙举子出了  
南门上东平府赴考去了话休饶舌自孝哥  
去后列之事这日到了八月十四日月娘与  
西门庆闲坐月娘说昨日是中秋节咱们在  
那里摆酒叫什店玩耍兜官人道还是聚堂  
宽殿就是你们供月兜花园里也好又是你  
的生日大办一办叫下南十番四佃唱的天



不冷就罢天若凉叫他们把两扇上工屋里  
多挂几对灯笼一个猪一个羊今日送节礼  
我已叫他们把好看新鲜肴鲜蜜瓜连茄藕都  
办妥了有定做的桂元月饼山查月饼八宝  
月饼夹沙月饼各样自来及自来白团里葡  
萄架的葡萄也熟了燕喜堂山子及我那儿  
棵白枣兜叫了以打些款下的还给我留着  
各家送的瓜果月饼留着赏人只少月光马  
蹄字的盘菜也不用七碟子八碗叫厨子做  
全猪全羊菜拿猪羊汤打滷下麩再蒸些百

弄大棗一第而鼓當列有趣月娘說狠好不  
是大節下生日都過俗了就這樣办罢分派  
已畢官人往春娘樓上來春娘一見說貴人  
不踏賤地錯走了門了官人笑說小油嘴是  
鷄脫生的生來的尖嘴子春娘說我是小油  
嘴別叫大油嘴聽見不依我打量你們三口  
子粘住了又來我們這里作什应官人道不  
為別事明日是團圓節我与大娘都办妥了  
叫你們商量着供月光咱們大家樂一日春  
娘說供月光列是正事團圓節我們過不着

有你们金子奶上珍珠姑娘我们墩在地下  
糊颞道神还差着一丈多远呢官人说不是  
我要去是他们请我老奈何歇了几夜春娘  
冷笑了一声说原来是老奈何也有不的若  
有了奈河早把我们打入里面叫铜蛇铁狗  
吃了官人说少取笑说正经话罢春娘也笑  
了叫楚云看茶西门庆说不喝茶喝酒罢春  
娘说罢了赏他点酒免喝罢玉香放了桌子  
摆上酒菜楚云斟上酒说爹不嫌我的手脏  
应官人说你也来了楚云说我不遇是潮银

子搭个戥兜往那里来春娘大悦说这才是  
我的小肉兜别饶他问他个底兜吊楚云说  
问爹一件事官人说什应事楚云说袁碧莲  
为什应推打官人说我知道为他指着猫骂  
了六娘故此打他楚云又问真是为猫应把  
西门庆问的闭口无言半晌说小孩子管什  
应问事楚云说不是管闲事人家破板子打  
肉裡外受伤心里也恐怕弄的害了一场大  
病还未好呢看起这个来我们也得小心着  
官人说这小肉兜也长了嘴了说着饮了几

杯盃点上灯春娘说还不家去应官人说过  
就是家姓那里去楚云说这个家怎比的上  
那个家我们又不会白日闹门把西门庆说  
的急了说你们是怎样拉着蜜糖的哭不容  
分说把二人拉到屋中说有活躺下说别央  
激我说着上了床三个人夙友鸾交刘院入  
天台才说和了一宿晚累不题次日官人早  
起梳洗已畢叫進祿備上馬代着進福牲街  
门里去了办了一天事至晚回家到繁景堂  
大捲棚過節家杯妹都来了官人上坐月娘

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挨次坐下上了全  
猪全羊的席面把汪來斟酒堂歡樂吃團圓  
解眾掃抹与月娘拿了汪了環僕掃都來与  
主母叩壽下边南十番奏動笙管笛簫洋琴  
雲锣十分幽雅还有四个唱的是李桂姐吳  
銀兒郁大姐申二姐琵琶係弦唱小曲西調  
兒正在熱鬧中間薛姑子王姑子赶了來說  
我弥托佛今日是團圓茹家親友未必能來  
衆們出家人之事才送完了蔬珍赶了來与  
大娘拜壽衆人一齊站起說先看茶少時摆

素菜再敬酒二人坐下这里上了燒煉烤肉  
百寿大桃家人擊鼓傳花飲酒多時点上宮  
灯後上明灯見月亮上来了月娘说还不上  
供应小了以天香玉香素蒲紫燕袁碧蓮如  
意兜一齊動手端盤端碗摆上西瓜月餅棗  
李蘋菓沙菓葡萄枣子鮮藕毛豆供上月光  
馬香腊阡炆元宝摆好了月娘拈香衆姊妹  
行了礼那边南十番打起萬年欢將軍令来  
只听的鑼炮連声好不熱鬧只見衆僕婦大  
小了環跪了一地也隨着噓了頭衆姊妹回

列繁景堂仍歸旧位摆了二十個菓碟重斟  
美酒復飲瓊漿下边四个家樂唱了几摺小  
曲又唱了几枝昆腔只見皓月當空照如白  
晝乘着那花陰竹影灯燭輝煌十分可愛月  
娘说了頭們別唱了你們跑竹馬跳百戲耍  
子比唱曲子有趣小玉楚云秋桂珍珠兜一  
齊吞痰打扮了拿了一根大繩挂荆小了頭  
隨竹馬大了以跳百戲跳起来似蝴蝶兜  
一般清堂欢笑直至二鼓天氣涼了吃了月  
餅又听着两个姑子唱佛曲鬼講了回因果



方散衆姊妹各自歸房西門慶在月娘房中歇了玳安不在家小玉也在上房睡換了衣服遞茶遞水打發官人歇下不免旧情勾起翻來復去只睡不著暗想道小玉摸摸兜甚好可惜配了玳安李瓶兒死你看他秉性純良我原要補他的缺誰知他走這段造化想到此處不由的心痒難撓見月娘睡熟了四更天就起來叫起小玉來說我兜想殺我了自沒你配了玳安你們在外邊住是處下手今日他不在家天賜良緣咱們可自在自在

說罢將小玉代刺刺扎里二人顏面倒鳳  
性雲雨怎見乃有訪為証

天上碧雲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奉 手內錢多任意來

他二人萍水相逢如漆似膠小玉渴想官人  
百般迎奉把西門慶喜了个勢不有餘自半  
夜狂至攢点才雲收霧散官人出到外間屋  
內大声叫小玉点灯又要喝兩前茶月娘睡  
醒了說官人起的太早了西門慶說睡至五  
更被猫捕耗子混醒了再睡不着只得起來

名教的坐了半夜月娘道喝了茶了应官人  
说渴的我了不的叫起小玉来泡了盞兩前  
茶喝了月娘说既你喝了小玉把泡的茶拿  
一中我喝把净面湯也拿了来月娘与官人  
梳洗已畢西门慶说我到前边走上院子里  
也归察着察着将至出房春鸿还出来说谢  
爹与常爹在屋内坐着呢官人道很好我说  
这几日他们名来还要请他们去说着二人  
出迎叙礼已畢讓入房中三个人坐下文珮  
递上茶来谢希大道听见说小官兜考試去

了官人说去了十数日了先生说叫先味一  
味菜一砌着了豈不是好事常崎茹道也宅  
月送上行中定了小官兜眼仍好再者哥忘  
了李铁嘴说哥八月里見喜不是这个喜是  
什应一句话把官人题醒了说你到記的叫  
春鸿撰法文珮搭過桌子来拿了个攒盒把  
法来斟说今日还是那呢把我定做的月餅  
切了来菓子剥罢了咱们多吃几杯叫春鸿  
文珮唱几个曲子下法三人飲了一回春鸿  
文珮唱了几摺二人連声喝采一連告了几

個干只喜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官人說再  
唱兩個希大道我們不能久坐老孫祝麻子  
還等着說話呢說罷跣起与官人道了擾告  
辭出門不題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小登科得中賀喜  
西門慶誇富與工

### 荒言莫叙

話言這日西門慶在上房坐著与月娘閒談  
說起天要冷了咱們这各屋里的窻戶也屬  
糊上棚也都旧了花園各處吊了油漆的也

乃粘補東西兩座樓房還乃搆抹若不修理  
日久了工程就大了就是畧粘補粘補也乃  
好少的錢呢月娘道也是怎法的事谁家少  
的了歲修官人叫小玉你把進福兒叫了來  
我告訴他話小玉答應去不多時進福兒來  
了官人說你把瓦匠木匠油匠棚匠叫來我  
要裱糊各房粘補花園叫他們搭看了用多  
少紙劄料石灰釘鉄磚瓦木料擇日動工  
進福兒說是色工還是做卯子官人說都叫  
他去了去進福兒答應去了這里撰上報春

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來了大家坐了一  
桌子丫環斟上酒西門慶對春娘說方才我  
與大娘商量要糊各屋的棚粘補花園已是  
叫匠人去了春娘道早就該修理旧的看不  
的了匠人來了叫他看工我那樓上截段板  
子夏天熱的狠叫他安八扇紗廚子裏間屋  
里冬天太冷叫他棚扎內再套一個煖炕都  
要加工細做五彩雕刻藍姐道打牆也是動  
土動土也是打牆我那屋裏也叫他看工裏  
屋裏我要安一個暗棧子有東西宅裏在兩

窗上要安一面窗。夏天好支窗。户官人说  
不难。叫他们看了。叔什就是了。西门度又问  
别人。还有叔什的宅。有月娘。屏姐。黄姐。金姐  
一齐说道。我们屋里都好。呢宅有可修理的  
。说着。拿上饭来。挨次又斟了。径上了。许多的  
。暖饭。大家吃了。漱了口。了。环迤上茶来。官人  
。说我要喝珠。蒲茶。放上几朵茉莉花。润好了  
。拿来如意。兜各。症。往。蓝姐。屋里取了茶。彙放  
。上茉莉花。在茶房里。泡了。拿到。上房。润了一  
。回迤。与官人。西门度。说。家。娘。们都迤。一杯大



家品上了环仍每人送了一中藍如玉道此  
茶品格最高那一日我作了一首诗不知好  
不好官人道既有诗何不念一念大家听上

藍姐道信口胡謔不過湊个趣兜说道

見後珠蘭價最昂 豈比惠我永何當

因憐嫩嫩頻上閱 為愛清奇細上嚐

鄭氏聲名應振撼 蒙山品格亦荒唐

莫言腸胃多寬濶 口角於今尚有香

藍姐吟罢官人雖不甚懂也畧知一二連說  
今日此茶不困白喝了衆姊妹亦都喝果正

在清飲中忽見進祿兜跑進來說報喜的來  
了小官人中了第三名文童官人說果然應  
進祿說現在報喜的要津子貼報條呢月娘  
家掃妹喜之不尽都与官人道了喜西门慶  
也喜出望外說這可是家門有幸祖上的福  
蔭叫了环忙排香案答谢天地官人拈了炷  
又列祖先堂佛堂行了礼衆丫环僕婦与官  
人嗑了喜酒進祿拿出津子去貼了報條正  
乱着只見孝哥代着玳安王徑從南來了進  
祿兜又跑進來說小官人來了喜的西门慶

同月娘衆姊妹一齐还至儀門見孝哥下了  
馬八个鼓手吹上打上摆列而傍引路孝哥  
頭戴儒巾身穿藍衫而朵金花十字披紅步  
行走來玳安先跪來与官人月娘衆姊妹嗑  
了嗑隨後孝哥也到了忙与父母挨母等行  
了礼又拜了揖說玳安托父母之德中了文  
童夢想不到官人說一路平安孝哥說托爹  
爹福庇諸事平順月娘道你中的是第三名  
左孝哥說材疎李淺中的低了官人說話長  
呢里面再叙罷說着進入里面先拜了祠堂

又拜了佛堂列李房來拜聖人把師付聶兩  
湖喜的平之舞之足之蹈之全孝哥過來與  
官人道喜西門慶說全賴老師之功下官感  
之不尽先生道都是老爹的福田小官人才  
能入李說罷辭去官人復入中堂看着孝哥  
眉歡眼笑說我兒頭場中實為徵幸月娘  
道少年登科天榜有名了孝哥說還須念出  
入了會試場就好了正說着吳二旧來了與  
官人月娘道了喜將坐下喬大戶謝希大常  
時節也來了西門慶讓至出房見了喜禮春

鴻文珮遞了茶玳安拿進烤二官李知县的  
帖說二位老爺有公事今日不得來差衙役  
具帖与爹道喜官人說知道了原帖代拜玳  
安答应才出來又有貴弟付韓夥計孫天化  
祝實念白賚光齊來賀喜官人也讓至出房  
將見了礼坐下叙了几句話王徑又拿進帖  
來說吳巡檢出差去了門公听見差人具帖  
与老爹叩喜官人說他官府不在家何必又  
多礼王徑說給他道乏就是了官人这才叙  
坐都遞了茶喬大戶道親家这个喜可全不

的旬常之喜我們大家要賀一賀官人道雖  
是喜事怎敢勸勞眾位光臨正說着吳道官  
和尚道堅來了西門慶出迎正遇見烤圍煉  
刘孝官也來了一齊讓入里面道了喜叙禮  
坐下喬大戶道這不是又來了四位我們才  
說着要与小大官賀喜想來你們四位也是  
醉我那里也是别的東平府新來了一班女  
戲名曰对子戲都是兩口子一对共二十对  
唱的是昆弋兩腔梆子亂彈前日才到这里  
我正要叫來唱兩日可巧遇見小大官大喜

那日我送了來一來賀喜二來大家听上咱  
們在地皂剛柱我都替面請了官人說多承  
美意不敢推辭我這里預備就是了衆人說  
如此甚好我們也不坐了客去主人安明日  
早來吃定了喜酒了一齊跣起辭別而去西  
門慶來至上房說衆人那日來賀喜喬親家  
送了一台女戲孝哥別歇着代上玳安王徑  
原来的數手到左隣右舍衆親友家登門叩  
拜一家漏不的又名誇官起早兒就去罷孝  
哥答应寫了封科文童西門孝頓首拜的帖

騎上馬代了玳安王徑誇官去了這里官人  
叫進福兒叫了搭線匠在大所前搭了一個  
大戲台叫厨子預備菜酒筵席大所上結彩  
懸花油堂挂了燈正亂着進裱兒回說戲房  
里進戲箱來了官人說叫他們拿進來只見  
一箱一箱都是珠紅油皮色边的里面裝的  
是元領靠子衫裙等類長箱里裝的是刀鎗  
把子因籠里裝的是頭胸玉帶還有錫鼓拉  
叭號角笙笛噴吶大撻大鼓雲锣等物都抬  
進來又見各處送來的禮物不少不過是猪



羊鷄鷺南白苧等類也有送碗菜饅首的  
西門慶都叫春鴻寫了謝帖正忙了一日等  
孝哥回來官人衆姊妹都在上房吃了飯孝  
哥坐在椅子上就睡了官人說明日你們姐  
妹都要起早喬親家送來的女戲大家見上  
不好應春娘道這里也有了女戲了我們到  
要賄上說我也不怕早睡回去還得些銀子  
派家人行擋呢說罷一齊起身回房去了孝  
哥仍跟着月娘官人在屏姐房中歇了一宿  
不題到了次日早晨吳二旧謝希大常崎節

先来焙罗似 是喬大戶貴弟付孫寡嘴祝麻  
子白賚光鼎先生來了 西門慶安了坐王徑  
回道堂客們來了 只見大戶娘子應二娘子  
大幹子二幹子薛姑子王姑子都來了 衆婦  
妹讓入病房放下堂簾來 又有李桂姐吳銀  
兒鄭愛香鄭愛月也來賀喜 末法是烤二官  
李知縣劉李官烤圍練一齊列來 西門慶讓  
至大所上席坐下 還未斟酒 吳道官和尚道  
堅來了一齊與官人拿了酒 孝哥行了禮 衆  
客都安了位 上了南北碗菜 僧家另有素席

把徑來斟只听的鑼鼓齊鳴戲台上揀起了  
大红福花台帳調劑了福幃開了大戲頭出  
唱的是宮花振喜果然齊整行頭也新唱的  
响曉齊声喝采引動了兩廊的女客淫堂兼  
内往外觀看見角色出衆連声誇講月娘說  
太上也入了席飲着酒着衆人說再等一  
等忙什应春娘道主人來了上菜罢只見灯  
將擺了几桌里外一樣筵席斟上酒衆女客  
也回敬了按位坐下飲酒看戲只見珍出唱  
完了第二出是状元及第三出是五代息帝

唱完了三个帽兜两个小旦下了台拿着笏  
板戲單列席前說請眾位老爹与堂客太太  
們隨意点戲好扮了唱衆人都不肯点謙讓  
多時烤二官点了一出旁胆脂刘孝官点了  
一出藏舟喬大尹点了一出楊妃醉淫聶先  
生点了一出春香闹李又讓別位都不点了  
两个小旦又列兩廂里撇湘堂簾衆捧抹与  
親眷抬頭一看見两个人都有二十上下年  
纪下了台更顯出面上紅白大尹娘子道你  
二人叫什麼名字一个道我叫鳳兒一個

症道我叫玉兒說你們都是一对一对的应  
二人答道都是夫妻說罷看了笏板戲單彼  
此謀議了一回大夫娘子点了一出漢家樂  
二伶子点了一摺鉄子緣再往下讓都不点  
了于是两个小旦回了後台先扮上賣胭脂  
这一对男女扮生的叫芳官唱旦的叫美姐  
都不過二十年紀芳官不過中平这个美姐  
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但見他  
烏雲巧挽雲鬢堆鵝面似芙蓉出水日如秋  
水凝眸上穿月白摺衫下罩百摺白裙蕊紅

文褲襯着二寸半的金蓮干校百病做出那  
一片風情慢道官客連女客們都看歎了別  
人尤可把个西门慶樂的眉歡眼笑連声喝  
采列公慢細想辛專会迎奉見大官人欢喜  
唱至情濃處裏弄輕狂臨下場斜斫了官人  
一眼又一笑才下台去了西门慶只竟的心  
痒難撓坐不住了懸空子踏下席來列少秀  
叫春鴻到伙台去問老板这一个唱旦的叫  
什友名字我在这里等了来有話問他春  
鴻答应去不多時把美姐代進出秀官人说

你叫什应戲子嗑頭說小旦叫美姐又問多  
少歲了答应道十九歲了又問你男的叫什  
应多少歲了美姐道叫芳官二十歲了又問  
你会多少歲美姐說大小戲會二十多出官  
人說你們都是那里人氏答应道都是蘊杭  
二州人又問唱了几年了美姐說我唱了六  
年了官人說你坐下美姐握着嘴笑說当着  
老爹怎敢坐呢西門慶說但坐去妨我是疼  
人的人美姐着眼一靛說吧不白老爹疼呢  
官人見他身忘四兩妖上媚上不由的春心

蕩漾說你過來把他抱在懷中坐下美姐撒  
嬌撒痴官人與他臉挨臉拉着手說別忘了  
我有心要留下你得着怕悞了扮戲是話說  
話纏綿了良久怕有人來是奈何說你唱去  
罢自有重賞美姐答應捏了官人一下又聽  
了一眼回仙台去了西門慶來到席前說一  
陣肚子疼失照了衆客說長官尊便說着点  
的小戲唱完出來了一個穿紅袍戴紗帽的  
文官代着个鬼臉拿着筭板消台上亂跳上  
了半日桌上拿起一个茶盤上內盛着一頂



紗帽一個紙卷又跪了一回盤內放下一條  
紅紙上寫加官進祿四個大字衆人一見叫  
送人搭上桌子來只見一招一招都是正桌  
的銀封正桌的串錢搭上台去戲子叩了賞  
進去就劑了胷子唱的是全本平齡會都是  
金臉套頭三頭六背各洞羣仙湧台的把子  
騰雲駕霧十分熱鬧先上菓酒飲穀多酌上  
了割刀點心奉上飯來又是羹湯熱炒你佈  
我讓大家吃了上了茶平齡會直唱至日落  
煇宮才煞了台衆親友蹈的蹈了散的散了

只有大矜子二矜子两个姑子未去同列上  
房点上纱灯羊角灯又摆上菜汤大家坐下  
家捧杯斟了中四个唱的说谈我们了一齐  
拿了傢伙琵琶三弦轻摆玉腕慢吐较音唱  
了几摺下边四个家樂也陪了几摺清音操  
唱另一番幽雅大矜子说今日这个戏列熟  
润月娘说比咱们本地的好多了又饮了一  
回西门庆进来说唱戏列罢了就是累的荒  
大矜子二矜子与两个姑子忙进里间屋里  
去官人强怎的都散了月娘家姊妹说我们

正要教呢天不早了都乏了官人說既如此  
大家歇了罷言罷家婦姊妹各自歸房官人扶  
着秋桂同藍姐回房奶子接去衣裳遞了茶  
藍姐說喝必不喝官人說不喝了咱們睡罷  
說罷二人携手上床秋桂掩上帳子安歇不  
題这一来畢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如意兜私通玳安

護犢子苦打刘色

詞詩不錄

却說過了幾日西門慶在書房坐着看與春鴻

文珮鬧後說前日那班女戲那個唱旦的美  
粗兒十分可愛我要給你們兩個認親春鴻  
說認什嗎親官人說那日在這里我問他來  
着我說你認得這小優兒麼他說他是我的  
兒子怎應不認得春鴻笑成一堆說爹買我  
的便宜我忘這個養漢的媽上官人說不是  
你的媽就是文珮的媽上了文珮說他今年  
才十九歲我到十八歲他一歲就嫁了我爹  
而歲就會果孩子應說的官人大笑不止正  
在熱鬧中間進福兒進來回話說瓦匠木匠

棚匠油匠都來了請多畧估了好動工官人  
說狠好叫他們訂規跟我賄去于是出了少  
考見了匠人噓了口跟着大官人到裏邊各  
房並兩座樓房看了又代至花園各處都細  
細的看了一遍用五尺丈量了測了單子要  
了算盤各行算自己的木匠合銀十五兩瓦  
匠合銀二十兩珠糊匠合銀二十兩油漆匠  
比他們多合銀卅五兩共合銀九十兩正官  
人說太多了共給你們六十兩就是了匠人  
搖頭說辦不下來管家姓我們講的是連工

代料老爹想淨工錢以多少小人們還能賠  
上应官人说既你們只是說再添上十兩銀  
子還不穀应匠人说就是的官人说銀子不  
少給你們活計要做的好工的匠人答应說  
老爹系安活計那里錯了情愿包賠官人说  
明日就是好日子你們就來做罢匠人答应  
運材料去了且不言與工之事再说小玉自  
從賀喜唱了一天又搭着連日辛苦着了風  
存了食一連三日名吃什应完了事回到自  
己病房一頭拾在竹床上再跑不起来要茶

要水坑安只是好氣原想一路辛苦完了差  
与小玉腰兩直不想到家就未得出來及至  
回了家見他病了个扶臥不起好难打熬賭  
氣出了房要上街找人散悶事有湊巧將走  
至夾道里就遇見如意兒說叔上那里去玳  
安說家里有病人要上街走上如意兒道巧  
了昨日六嫂子与你接風今日我備了点酒  
兒請你坐上走罷玳安說又叫嫂子費心既  
費了事我先道擾說着二人來到房中如意  
兒讓玳安上坐放了桌子擺上八碟酒菜把

從來斟說叔上一路辛苦未能舒付上的喝  
中酒今日保可任意舒上付上的喝一口黑  
黑搜与你解乏玳安接來忙又回敬了如意  
兜說我自己斟罷叔上保歇手一連飲了三  
杯又只是佈菓玳安根過不去說搜上太多  
札了如意兜說你去了多少日子玳安道走  
了二十多天如意兜說这就難為叔上沒忘  
出過遠門子乍上的起早睡晚難為你不想  
家应我替你受不的說着又斟上酒不住的  
含情巧笑原來如意兜久曠之人常与玳安



打牙汕嘴捻未得手今日借此為由要拘搭  
于他玳安也仍白了八九清心里欢喜說道  
官差不由自身受不的也得受過院子里除  
了搜子誰還疼我如意兜笑成一團說哎喲  
你是爹的什麼人到姓我誰這個話聽着你  
的下把顏的不知有多少呢玳安說你與我  
鬧了頑了我就要說了如意兜說你說什麼  
玳安道說了不許急如意兜說臉急就別頑  
玳安道你还記的当初子的時候淘園的菓  
子就顯誰紅搽人唾了一口說大將着眼睛

囔瞎话玳安说你这个人，是腊鸭子煮在锅里，身子爛了，嘴还硬也罢了。如今你不常与爹在一处，如何肯认账？你既说我是爹的人，我就作个替身如意，笑了个拍手打掌说：小猴子越发好了，什么应叫作替身？玳安说：你与爹常在一处，怎应就不与我在一处？如意兜打了他一下，说有胆子你过来当家的，知道了，利不了你的皮。玳安说：不是你请我，是要利我的皮，则要试上如意兜说：你不试算你平常玳安见梯人眉来眼去，又搭着个脸，未

得到家那里按纳的住说我就过来怕你咬  
了我的球于是把门闩上情投意和把妇人  
按倒踹雨尤雲任意拷狂玳安说以后你叫  
我親叔上我叫你干兒子如意兒说你過小  
子沒良心好意往你親近你到往我上巧上  
臉玳安笑了说凡年愛你未得到手今日天  
賜相緣我要本利还家如意兒朦朧杏眼二  
人夢赴陽台須臾事畢霧散雲收玳安说怒  
不的多愛你原來你真有本事如意兒说乘  
乘的若胡说明日我告訴爹打你玳安说我

再不敢了好姨娘饒了我罷說的如意兒走  
言可对说别说了看人所見你我都是爹的  
人別不替我瞞着你若如此说我就与你  
好了说穿着穿好衣服狀安不敢久留看宅人  
出門去了將走至出房可巧西门慶從裏出  
来说你来的正好明日花園動工收什房子  
你是在家叫進福兒講的他一个人照应不  
来你幫着他大家理工催着早些完了还有  
事呢狀安答症官人说你跟我来西门慶復  
入出房在砵墩上坐下说我问你一件事兒

玳安說什嗎事官人說你知道前者那班女  
戲在那里下着玳安說知道他們就在獅子  
街西頭小胡同進了南口往西拐有一個小  
廟兒過了廟往南便是大公館有三座店他  
在路東第二座店賃了房子作了下處門口  
還貼着个紅帖寫着蕙枕紗列對子戲班寓  
此十个大字西门慶說你既認得着你打听  
打听他那里賣唱不賣唱若是賣唱我要到  
那里走上玳安說不難打听了告訴爹就是  
了說罷出門去訖官人往春娘樓上來上了

接楚云说爹来了春娘迎入房中官人说明  
日劫工價錢说对了你兑七十两银子交与  
玳安你们得就几日先在那屋里住两天  
他们好来收什春娘说都搬过去了就剃下  
桌椅帳床昨日現盤罢官人说既然如此不用  
我糟心了你弄口酒我喝还有事呢春娘叫  
玉香放桌子官人说不用只要一壺酒三個  
中兜拿一碟瓜子兜叫楚云小肉兜克了咱  
们下酒楚云各取果粒拿了一碟瓜子兜放  
在个茶几兜上三人一順兜坐下西门慶在

当中玉香斟了酒，迤与官人。西门庆喝了一口，迤与春梅。春梅也喝了一口，又迤与官人。西门庆又喝了一口，迤与楚云。楚云锦霞喝了，一口迤与官人。正是

妻妾博盛情意美，酒杯红印口脂香。

迤遇三巡，楚云克了一把灰子。仁一半喂了西门庆，一半喂了春梅。官人说小肉兔，你也吃几个。楚云说吃了许多了，把官人喜的眉欢眼笑，说你迤来那边，教不着。于是把楚云揽在怀里，说你克一个，我吃一个。春梅说酸。

殺我了也不犯疼的這应着官人说不是我  
疼他你看这小撮兜太賤人見了他不由的  
叫我难受春娘大笑说你到不藏性有一句  
說一句正說着玳出來了說外頭請爹說話  
官人會意隨他仝到書房玳出說我到了那  
里打听了老板說請爹安說若是別人可不  
羨唱爹是本城的領袖求爹照庇还不能別  
說是听唱愛恁应喜欢求之不得西门慶大  
喜說到底是你別人如何能我昨日去看上  
如何說罷出了書房往黃姐房里來將進門



只見藍姐從裏出來美客兜抱着二姐兜見了官人笑嘻嘻說爹來了官人說怎不坐了藍姐說我們抱着鞋子串門子了頭困了回去打發他睡竟說罷藍姐回房去了官人才要進屋子只听的外面一片声喊叫急回來赶上藍姐問美客兜你听上是那里嚷美客兜說像是大門上西門慶連忙走至儀門原來是刘色喝醉了与進福打架王徑胡秀解劝見刘色躺在地下說先生的不知改下的我是老草子人你是什嗎東西丈着老婆当

差亘古一來所有工程那里宅我的分你冲  
什应管事的裁了我的運老安还讓我一細  
你打量我是打来的好称上小子太爺的時  
時候你还旁水烟呢好个王八大且撈毛的  
鬼子我不打出你的白来也不認的祖宗是  
誰官人也不言語只見進福氣的深脚說別  
拉着我到要被上这狗娘养的弄人過的襟  
種你說你是老輩子人就不法出去先進廟  
為即兄法進廟是郎軍工程是有教的銀子  
你要抽這也後的烤嘴定要十兩少一分不

依这就不是理还淌嘴里混没嚼毛他们家  
养惯惯了说入丈着老婆当差官人听列这  
一句心中大怒连声喊叫说把他们代过来  
王钰胡秀吃了一惊才看见官人来了连忙  
答应把二人代列面前一齐跪倒官人说你  
们要反了谁敢在这里大呼小叫淌嘴混没  
嚼毛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那是刘色的不  
是进福说的是三人抬不遇理字去院内工  
程是我派的你又不管事与你何干怎应该  
给你银子还淌嘴骂人别的话尤可你那里

看見他老婆養漢來劉色說因他賄不起奴  
才我才性他地銀子罵他是有的弄宅後他  
老婆養漢而汀慶大怒叫拿板子來走人答  
庭官人指出王徑來怎敢怠慢不一時取了  
大板來狀安進祿都來了官人叫重打卅板  
劉色說不放了官人那里肯依叫王徑進祿  
把他按倒狀安動手五板一呼十板一喝一  
連打了卅大板把劉色的法也打醒了打的  
皮肉綻放聲大哭不住的嗷呀說奴才醉  
了決死老婆饒命官人見他害怕賠不是才

去了氣說性後小心看仔細再如此活上打  
死刘色嗔以諾上而退官人復回五房黃姐  
說爹才來了怎灰又出去了官人說你還不  
知道才去至門首所見外边喊叫走去看  
原來進福与刘色打架呢打了他一頓毆放  
了才進來黃姐說下人不知居家常事咱们  
喝酒罢叫素菊放桌子摆了几碟可口的任  
菜斟上任二人对飲官人說我着了氣你要  
好上的哄上我黃姐說人家打架与我屁事  
我早所見了護着進福把人家打苦了到底

是有老婆的便宜官人說小油嘴不許胡說  
聖人云既往不究寡姪難當我要叫你唱个  
曲兒可接得黃姐笑了說好曲兒還矣所教  
我唱的怕入不了耳官人說那里的閑話于  
是黃姐揀着琵琶唱了个瑞蕪降香有吃着  
碗裏看着鍋之句官人說又胡說了又唱了  
个一輪明月有脫了福鞋打几下之句官人  
樂了說愿意你打越打越舒耐樂極情濃二  
人入房魚水和諧巫山歡會不必細說次日  
官人才起來玳安回話說將二官來了西門

度說慙早有什店事先讓至出房冠帶了就  
見忙梳洗出迎二人見礼分賓坐下春鴻文  
珮道了茶二官說不道也不早來將有一事  
相求官人說不知何事考二官道下官岳丈  
是淮安府人氏當時聘札賠了盜船數隻每  
年取租不意今歲差人去了半早杳無音信  
昨日有船頭來供說下官的差人說我的話  
將船隻盡賣揚了銀兩不知去向這件事若  
在本省尚好查拿淮上截着几省难道白丟  
了不成無法特求長官討个主意若肯与下

官我回恩有重報原來烤二官說的半真半假此船原有四隻因李嬌兒盜來的銀兩還有賣法贖銀要再添買四隻藍船取租若挑的菊叔辦理此人姓吳行二號叫吳二鬼又標又賭是个奸詐人領了盤費一路花盡把办船的銀子也使了到淮上起了不良之心假捏虛詞誑船主不要船租將四隻都办賣了乃銀二千兩揚向他方不知去向烤二官不肯實言設法巧辦官人聞所說豈有此理這等人若不拿究不成世界了長官放心



我這里差人上南京求藍內相云截省一封  
書打到淮安府与他要人遲早務要拿獲重  
辦二官大喜說事完再來叩謝言罷告辭回  
衙西門慶立刻把蘧孫傳叫了來修書一封  
說求你上南京太監府下書緊要之事務要  
辦妥急去快來進報各症說我知道拾了臥  
費上臨安不題官人吃了飯未到金寶樓上  
正還他宿淫未醒与珍珠空擺手只見他在  
芙蓉帳內穿着銀紅短褂青袖膝褲大红緞  
鞋綠錦襖肚杏黃汗巾散着褲腿亂挽烏雲

斜擎一枝金釵代一朵大菊花四個响鈴兩  
腮紅暈杏眼双合斜倚绣被酣睡正濃官人  
那里受得暗上与他鬆了鈕扣解了汗巾剥  
了个精光捧入尚在梦中官人坐在椅上遠  
遠觀看芙蓉帳內雪白一个春睡环珠兜看  
呆驚不住一笑捧入驚醒是浑身精光才要  
翻身不防官人上床脱的干上净上没咱們  
一搭里睡掃入躲之不及已入陽台蓋著金  
宝也笑了將机就計蹉兩尤雪狂了人  
樂乎这一来畢竟如何再看下部分解

